



长别离

〔苏〕尤里·特里丰诺夫 等著



长别离

（德）H. 曼·黑塞

长 别 离

〔苏〕尤里·特里丰诺夫 等著

石 国 雄 译

内 容 提 要

此书辑入了五篇苏联当代较为著名的爱情、道德题材小说，四篇出自名家之手，一篇为新秀之作。它们有的描写了青年夫妇的坎坷经历，有的鞭挞了卑鄙的第三者，有的写出了老年高干夫妇对各自所丢弃的爱情的追念，还有的表现了知识分子在为之献身的妻子去世后才醒悟的深深的自责……这些作品情节感人，主题深刻，文笔细腻，风格各异，可供我国读者了解当代苏联人民的爱情道德观念，可供我国文学爱好者欣赏借鉴。

长 别 离

Cháng bié lí

〔苏〕尤里·特里丰诺夫 等著

石 国 雄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 益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306,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

书号：10326·144 定价：2.95元

目 录

墙.....	加利娜·谢尔巴科娃 (1)
埃莉维拉的笔记.....	阿纳托利·阿列克辛 (45)
尘世间的生活.....	阿纳托利·伊万诺夫 (94)
斜雨.....	谢尔盖·克鲁季林 (180)
长别离.....	尤里·特里丰诺夫 (310)

日常生活表现和检验着人的道德

——代后记.....	(418)
------------	-------

墙

加利娜·谢尔巴科娃^①

今晚和所有的晚上一样，昨天是这样，明天也还是这样……

两只煤气喷头发出啾啾的响声。一只上面放着茶壶，另一只上面放的是煮咖啡的勺子。早就想买一个专门煮咖啡用的上部小的器皿(它有个什么可笑的名称?)，可总是买不到。但话又说回来……勺子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一切全是愚蠢，荒唐……用什么东西来煮一杯水，不全是一样的吗？

伊拉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维亚切斯拉夫·马特维耶维奇守候在炉灶旁。两个人站在一只炉子旁边很可笑，可是谁又看得见呢？两个人同时关煤气，同时把东西拿到桌上，各自同时把饮料倒到自己杯子里。两人窸窸窣窣打开了两张报纸。维·马手里是《苏联体育报》，伊·亚手里是《晚报》。这个晚上和以往一样。

两个人沉默相对的时候，他们旁边(或者是代替他们)的东西便开始交往。大概，这是保持联系的某种法则？比如，糖罐就显然赐福于维亚切斯拉夫·马特维耶维奇，糖块直接倒到他的调羹里。而伊拉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则是伸几个指头进去捞，因为用调羹一块也拿不到，而好报复的糖罐却挤压着她的

^① 加利娜·谢尔巴科娃——七十年代苏联文坛新秀，常在中央一级的刊物上发表作品。

手指，因而笨拙的胖指头便在厚玻璃罐里空捞着。唉，多不象话！……在这可诅咒的家里，她到底还能不能安逸地喝杯咖啡？

椅子咯咯作响，气窗透着风……煤气表吱吱叫……自来水龙头在滴水……灯也不知为什么发出滋滋声。聚乙烯做的花束的味儿也令人刺鼻和讨厌。

他们手中的报纸，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处于斗争的前沿。它们既可作埋伏，又可当屏障；是突然进攻的掩蔽物，又是保卫自己的工具。我们的冰球运动员在布拉格打输了，结果这也可能成为发怒的极好的催化剂。他会象年轻人那样火爆性起，吼声穿过两张报纸：

“套着马裤……也算是女人。”

她膝盖打着颤，靠拢在一起。咖啡变苦了。唉，她忘了把糖搅一下，全都忘了，忘了！……医生说，这是自然过程，当然，如果遵守作息制度……如果保护神经……要保养好……只要愿意，甚至不回家……午餐后到六点钟，她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回到家，脱下见他妈鬼的法国进口的紧身服，穿上肘部已有洞的旧绒布罩衫……自在地叉开膝盖，就象她妈妈当年坐在高高的木台阶最下面一级的小台阶上那样。她就让双手低悬到花衣弛重的下摆。无论何时，无论谁，都不会对她说什么。不敢说。她就那么坐着，想坐多久就坐多久。

而这个人可是知道的，她这一整天穿着紧身服，勒紧腹部是多么难受……没别的办法……她是领导，手下有三十七个人，大多是男人。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可每次却总是一个样，对家里的某件事吹毛求疵。

眼睛扫了一下讣告栏。

“佩特连科死了，”她挤出一句话，声音传过两张报纸，“他比你小几岁？”

维·马冷笑了一下。他等了两分钟，就等她对他说佩特连科的这一消息。今天部里的同事打电话问他，“是否送花圈？”他在印有“节日好！”的信封里放了五卢布，交给送信员。佩特连科比他小两个月。

今天在用唾沫粘信封时，他曾想到，这么说，基本上我已比那人多活两个月了……这个念头后来在这一天中又想过许多次，因而最终倒不再使他感到害怕了，此刻想到死，甚至觉得心里甜滋滋的。一切都会了结……就会安宁……不会有她了。

现在她该变卦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她怕他先死。她怕一个人深夜留在他们的住宅里。使她害怕的是墙。当他出差的时候，她就叫过去的女同事来过夜，这个同事一满五十五岁，伊拉伊达便让她退休了……而那个笨女人居然仍会来陪她，因为可以美美地白吃几顿……鲟鱼肉、火腿肉、没有玻璃纸包的小灌肠、速溶咖啡和“夜铃”水果糖。靠一般的养老金是做不出这样的晚餐的。

“我买了七鳃鳗，在冰箱里。”

维·马心里笑着。啊，他太了解她了，她在拍马屁！

“酸凝乳渣是新鲜的，要做馅饼吗？”

手中的《苏联体育报》抖动了一下，这便是全部回答。

伊·亚叹息着，接着，若有所思地把杯中的咖啡重又倒进咖啡壶。

“吝啬鬼，”在《苏联体育报》后面传出了快活的声音，“你又在倒剩咖啡吗？”

伊·亚嗔怪地望着他。

“关你什么事？我倒进去，我喝。”但维·马已经不做声了。他已经把话都说了。她再也等不到什么话了。伊·亚洗着自己的杯子，将它放到烘干器里，便向洗澡间走去。维·马谛听着

她做的一切：放水，脸盆弄出的当啷声，门锁上了……

他站起身，从放彩色电视机柜的角落里拿出一只小瓶，便握住瓶颈尽情而贪婪地喝着。从前他是公开喝的，瓶子就放在桌上。更早以前，他还问过她：“想喝吗？”她那拔得细细的双眉便向上扬起，简直贴近头发了。“什么?!”于是便会开始争执，开始……

有一次他们争吵的时候，他突然看了一下镜子。他们俩人的样子竟是那样可怕，这使他震惊，以致有十昼夜没有吭声。而她则把装成是同事的医生拖到家里来。必须得对她说一说，让她别再扯进外人来。

但他当时心悦诚服地很好地保持了沉默。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单独受用，自斟自饮了。

伊·亚洗着衬裤，胸罩，一边想着：“现在他在喝酒。我在柜子里看见有酒瓶。”她挥掉手上的肥皂沫，弯下身，从浴缸下拿出同样的一瓶酒。“在任何地方……只要手一伸……”她想将酒倒在浴盆里，但接着她挥了一下手，说“见他的鬼去!”，便又把酒瓶放归原处。

她早点知道就好，知道就好……知道什么？他们住在公共宿舍里时，一切都是正常的，可住到单门独户里后，他便开始变了。

据说，一切都应相反……他们越是好就越糟……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一点，没一个人知道！她恨那些喜欢哭泣和抱怨的女人。无论谁，无论什么事都不会使她讲他的坏话。而他是否知道，是什么值得她这样做？她有时多想号啕大哭一场呀！但她不能那样，她不容许自己这样放任……

让大家以为他们和好如初吧。他们开始时确是很好的，那是不用说的。他们那时彼此充分谅解，谁先回家，谁就做饭。

还一起洗衣服，她揉搓，他拧干。人家对她说：“您有多好的丈夫啊！”这一切全到哪儿去了？难道好自己会变成坏？做到那一切是需要努力的！他为此也曾经做出过自己的一份努力。

搬到单门独户后，突然弄明白了：他什么也不需要。对于每一样带回家的东西，他都报之以冷言冷语，以致可以使人认为，仿佛她抢劫了孤儿的东西似的。可后来他却又偷偷地用起所有这些东西来。但开始他总说这样的话：“买破烂玩意儿的”女人！”他爱说“我什么都不要”。给他做了上装叫他穿，倒象是他帮了别人忙似的。她那时决定把他的注意力转到动物世界上，就买了只狗，后来人家一要，她就将它白送人了，因为他与狗互相眷恋。“唉，你呀！”他那时对她说。她有什么好“唉”的呢？

维·马站在冰箱旁，手拿鳗鱼吃着，脸上的表情很平和。

“我喝酒，”他通常讲出自己的内心独白，“是的，我喝酒！这关谁的事呢？我是在下班后，喝自己的……我不是在大门口喝，我是在家里……”

习以为常的，相信自己正确的独白停止了。他又想起了佩特连科。这可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既不喝酒，又不抽烟，无论在哪里都从不把女秘书搂在怀里……有趣的是，同事们都注意他的信封。他呢，即使人家议论，也不予置顾……他不理会他们。

就让人不喜欢他的信封，他的东西吧……现在维·马觉得，实际上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时手头根本没有别的信封，所以才想出这么个好主意。就象那张出了事的明信片，二十年前他们把它塞进这个令人厌恶的德行者佩特连科的皮包里。于是便出了事。谁又想到，佩特连科竟想出写报告……那时他们全都傻了眼……只得把希巴耶夫撤换掉。他的情况本来就明摆

着，别的事已引火烧身了，他是第三次换女朋友了。那张明信片很符合他的道德面貌……这样大家才解脱了……顺便说，希巴耶夫没有完，他去干公用事业，现在不是去检查公墓，便是到那里作指示。他在那里，养得相当胖，留着连鬓大胡子……他打扮得很漂亮，已经有第四个女友了……他曾向每个人建议通过私人门路弄块地方，当然，不是在新处女公墓，去那里是妄想，但可以去瓦甘科夫斯科伊公墓。他说，他毫不费力……瞧，佩特连科已经用得着走这样的私人门路了。哎，佩特连科，佩特连科！为什么你不喝酒呢？

叶赛宁也喝酒……而两个人现在都死了……区别在于，过一星期大家就会把佩特连科忘了，而叶赛宁呢，人们都在歌颂、赞扬他……也真是巧合！在瓦甘科夫斯科伊公墓，他曾亲眼见过叶赛宁墓上的鲜花。

……维·马甚至没有发觉，他怎么又滑到自己习惯的思路上：“与任何人都不相干。瞧，她不喜欢……那她喜欢什么呢？如果想一想，倒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喜欢什么，亲爱的？可我却一概唾弃，唾弃……我只要喝酒，喝酒……别的都不要。”……他把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用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令人讨厌地发出咕咕声的水龙头、总是对他慷慨的合着盖子的糖罐、灯、煤气表、冰箱……还有椅子，挂在墙上的药箱，透风的小窗。这些东西理解他，赞同他，支持他在家里喝酒的权利，什么时候想喝就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这种支持鼓励着他。

“而老太婆是喜欢吃七鳃鳗的……”维·马想，“总的来说，这种鱼的样子还是那样……令人讨厌，坏蛋……在水里大概很灵活！长长的，没有脊骨的东西！”

*

*

*

两张宽阔的阿拉伯床，维·马和伊·亚已经躺在床上，双方都把身子挪到最边上。维·马手中是《足球》杂志，而伊·亚手中则是尤利安·谢苗诺夫的侦破小说。

“如果打发我退休，我就开洗澡间里的煤气，一下子就完了，”伊·亚想着，她眼睛盯着书页，可并不去看书，这样一切可就都留给他了……吝啬鬼，吝啬鬼……”

这不是思想，这是思想的影子，这种思想曾经产生，滋长，一度很强烈，现在却已随着年老而干涸了。影子还存在，提醒着思想的存在，但已经不刺激人了，因为不管有多奇怪，死的念头本身已不刺激人了。那又怎样呢？就会安宁。安宁又怎样呢？永远安宁吗？这很好！要死的话，最好这样：三天前就知道这一天要死……这样就来得及把家里和单位里各种无用的东西扔掉。她的桌子里天晓得有什么！要是中风或血管梗塞，人家会怎样看待她？可她又怕收拾，怕做这种准备，仿佛这会促使这种结局的到来，不应该专门促成它。她真希望，由于她辛勤操劳的一生，上帝会赐给她三天时间来事先安排后事，到那时，这三天中，她就不脱下法国紧身衣服了，穿卡普隆和尼龙袜，修好脚，不象年轻时那样去理发店而是自己做好头发，那就得夜里带着卷发筒睡觉。平常她没有精力顾及这些，她的刘海和化妆都那么难看。有人说，她，一个老太婆，还用得着什么？可是别人却会控制流逝的岁月，他们既不受年岁的影响，还能减少年岁，看起来只有四十岁。而她却感觉得到，她的每一个细胞都已五十九岁了，一秒钟也不会少。在理发店的大镜子面前，在这些漫不经心地给你剪发和整容的时髦姑娘面前，她简直成了一百一十八岁的人……因此，如果给她三天时间，其中一天她要戴上卷发筒，自己做头发……不要刘海，不要化妆，让头发波浪形地披在肩上，上面则用发针夹住

微耸起的两绺头发……她过去曾是这样的……

当然，他已经发觉到，她没有翻书页，随她去！老实说，她也不理解今天大家读惊险小说的这种劲头，真是愚蠢的事！这本书是她的副手带给她的。他三十九岁，不久前才从外地调来，现在他给她送流行的书籍；她不走，他也不下班。可是过一年后呢？二年呢？过一、二年后他就会感到指定的办公室地盘狭小了，就会开始到处抱怨她……说她的年龄，他会说，她年龄大了……反应不灵了，思想迟钝了，说什么，他不会因为自己钱少就该尽义务给她这个挣大钱的人打包票。两年前另一个司的安娜·别尔格曾这样唠叨过，她警告说：“只是别忽然想把他当情人。我思量过这条路。这条路到最后一个门的距离是比较短的。男人可知道，你有多老，无论哪一次都不必……他会记住这一点，什么地方必要……”

伊拉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当时气得都憋住了：她竟说这种话！于是便说：“你怎么对我说这种话？”安娜那白发苍苍的头向后一仰，低沉地哈哈大笑，什么也没说。她退休后还是伊·亚给了她顾问的工资，所以她认为还是不讲无礼的话、不做暗示的好。而暗示是指死去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战争时期，他们刚从撤退地回来。当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已经六十五岁，而伊拉伊达二十五岁……她要住房。安娜那时对她说：“你怎么，还会吃亏吗？”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至死都一直在工作上帮助她，为她搞房间，提升时也支持她……老头人很好，很善良。但从此一提到“情人”这个词，她不知为什么总是想到：光裸苍白的腿，发黄的未修剪的脚趾甲，临死前令人可怕的暗哑的呼吸声，伸直的手远远地拿着的心脏病滴剂。上帝保佑，战后不久他便死了。她却完全出人意料地在出殡行列中带着他的妻子。老太婆信赖地把扎着黑色花边的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无论如何应该记住安娜那低沉的笑声。如果这个外地调来的副手真想走安娜的副手走的这条路，那么应该对他说：“尊敬的人！别把我当作那种女人！对于你来说，我不是安娜·别尔格……”好吧，也许不必提及安娜，大家都知道这点……但是说“别把我当作那种女人”这话的时候，应该带有两层含义——强硬和含蓄。

他咔嚓关了灯。立即便产生了墙。她屋里所没有的黄色的墙。他们有金色条纹的淡绿色墙布。在照明时看起来非常有气派、高雅。尽是对面那可诅咒的广告灯光，它直射进窗口，他们关了灯，淡绿色的墙便变成黄色的了，毫无办法。无论是厚窗幔，还是百叶窗，全都是黄色的了。而且还有移动的阴影。他们的屋子在引桥下面，汽车一向下开，便挡住他们的窗子，在黄色的墙上便留下了滑行的阴影。整夜，这堵墙一会儿痉挛，一会儿闪烁，一会儿舞动……而维·马根本就拒绝搬动床，不能把一对阿拉伯床分放在不同的角落。这样她就受这捉弄人的黄色墙的折磨了。

她的目光扫视着房间，扫过餐橱里那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水晶杯，扫过墙上那珍贵的金属般的花纹，最后停在漆黑的窗间壁上。下面柜子上粉盒旁放着她很久很久前的照片……她没有看照片，它离她很远，她也用不着拿近来，她记得非常清楚。本应该将这照片扔掉，见它妈的鬼去，每天晚上都一个样，仿佛遇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伊·亚迅捷地起来，走到厨房里。冰箱没有关，七鳃鳗从盘里挂下来。她大声地关上冰箱门，让那个人听到。那人听到了，笑了起来，把被子拉到头上。

伊·亚焦躁地在药盒里翻寻，总算找到了安眠药。她象鸟一般把头往上一仰，没用水就吞了药片，走进了房间。她躺

着，紧紧地闭起眼睛，免得看见墙……

* * *

她看见了，闭着眼睛也还是非常清楚地看见了。

……一九三九年，她坐在河岸边的圆木上。这已经不是岸了，这是河底。夏天，这条河渐渐变浅，水位降到中间。在沙滩上放着照相机。

科斯佳在她身旁做手倒立行走，他的衬衫从裤子里拽出来。她看着他那象男孩一般空瘪、干瘦的腹部，哈哈笑着。她笑是为了掩饰怜悯，因为用高尔基的话说，怜悯会伤害人的自尊。

科斯佳猛地站起，坐在她旁边。

“等我们有了孩子，他会当运动员。我要教他手倒立走路，跑步，游泳，懂吗？”

伊拉伊达笑着，摇着头。

“如果是女孩呢？”

“瞧你！”科斯佳愤愤说：“凭什么会生女的？我自己就是儿子！我也会有儿子。”

“我可不是儿子……”伊拉伊达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管你是什么，”科斯佳回答说，“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我明天死了，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做什么呢？”

“我不愿想这种事。”

“想一想！”他请求说，“例如，我就知道，……我会慢慢地走……会用手去摸一切东西：房子、狗、草、石头……将直接喝河水里的水……将向人们讯问一切所想的……不放过任何事、任何人。大概那样我才会感到充实……还是充识？十还是识？”①

① 此处应是“充实”。——译注。

他常常会这样：用一个词来强调另一个词。怎么，该笑吗？科斯佳有一次曾对她说：“你没有幽默，一克也没有……简直令人惊奇……先天缺陷……”她那时由于年轻，能灵活地适应他。如果她有什么不明白或不知为什么不高兴的时候，她便认为这里有幽默。后来过了许多许多年后，她对自己的“先天缺陷”已经不再感到不好意思了。如果大家笑，而她觉得没什么好笑，便大声问：

“这是幽默吗？是吗？我觉得这不可笑，可尊敬的人！”

他喜欢笑声一停，便把那不自然的、仿佛被什么东西挂住似的微笑照下相来。

但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那时在水位变浅的河中，她还是拉达。只是科斯佳能从她那奇怪的双音节的名字中想出这样的派生词。

“拉达——腊达^①，拉达——腊达，拉达——我的腊杜什卡。”科斯佳望着她的膝盖，后来便去吻它们。

“你怎么啦？”她觉得科斯佳是个不检点的人。

“我干了什么啦？”

“你还问我？”

“为什么我不能吻你的膝头？”

“你贬低了我。”

“为什么吻嘴唇就不算贬低了呢？膝盖有什么不好？”

伊拉伊达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科斯佳哈哈笑着，又做起手倒立来，在她身旁移动着，向全世界露出了他那无所遮掩的肚子。~~后来，她到莫斯科财政学院学习，而科斯佳在师范学院。~~

~~后来，她到莫斯科财政学院学习，而科斯佳在师范学院。~~“会伤害人的尊严吗？”伊拉伊达低声问。

^① 此处戏谑地把人名“拉达”和“腊达”合在一起，“腊达”一词有爱人、妻子的含义。——译注。

科斯佳坐到沙地上，一边出着粗气。他何必这样做手倒立呢？

“我相信，不会……我肯定高尔基本人不会这样想……他的沙金或者别的人会这样想。对于他们来说，怜悯是最后的施舍……给盲人的绳索……但是可以是另一种怜悯吗？怜惜孩子、老人……我就怜惜你……”

“这又是为什么？我可不是盲人，不是孩子，也不是老太婆……”

“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怜惜我吗？”

“不。”她说。

“真怪，”他回答说，“怪……应该对你进行改造。”

……一九四一年八月，他本应该到莫斯科她这里来。战前是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可以从外省派到莫斯科来，她就是派来的。而科斯佳，学院里答应推荐他到教育学院，但为此要求他在保育院工作一个夏天。这个保育院院长在六月份要生产，而保育院的人也都知道科斯佳，一年级起他常去那儿，和那里的孩子们玩熟了。

哎，很明白，已经没有什么八月了。

科斯佳在战争发生的第五天就牺牲了，他和保育院的人一起碰上了轰炸。伊拉伊达没有看见，但对此却想得很多，似乎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掩护孩子，怎么尽力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他们。

……伊·亚在阿拉伯床上急剧地翻了个身，这就破坏了分界线，因此维·马马上就向床边移过去好多，他几乎悬在地板上方，仅仅与地保持着一段距离而已……